

「帝魏」與「抑曹」

——從詩歌重探北宋時期的三國史觀

謝 定 紘^{*}

提 要

北宋時期的正統論述基於「五德終始」或「功之成敗」而以「帝魏」為主流，在朱熹以降「帝蜀寇魏」的正統意識與「揚劉抑曹」的人物褒貶，向來被視為一體兩面的情況下，如此正統觀念是否同樣影響北宋文人對曹操的看法？透過文本的梳理，可以發現在正統論述時，北宋文人雖然因為政治因素或史家本份，必須因「功業之實」而「不偽魏」甚至「帝魏」，但事實上由於儒家思想的再重視，「道德」已經成為時人看待歷史的重要考量，不過在正統論中大多時候不被凸顯；相形之下，詩歌則可視為文人抒發一己情感之載體，於正統論述外，開展出觀照三國時代的另一種視角。在這類作品裡，曹操由於「濫殺賢才」

本文 107.02.14 收稿，108.06.14 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1907_(48).0004

與「不臣漢室」的失德之舉而造成形象醜化，英雄色彩相較於唐代被淡化，在中期以後的詩作中甚至成為人神共憤的對象。由此觀之，北宋雖然「帝魏」卻不「尊曹」，為曹操形象從唐代到南宋逐漸醜化的發展軌跡，起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關鍵詞：北宋詩、詠史詩、三國、正統、曹操

On “Cao-Wei Orthodoxy” and “Reproaching Cao Cao”:

Re-exploring Historical Viewpoints on Three Kingdom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rough Poetry

Xie Ding-hong^{*}

Abstract

Discourses on orthodox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ere based on the “cycle of the Five Elements” , or whether a character succeeded or failed in certain events. At that time, the orthodoxy of Cao-Wei was widely discussed. Ever since Zhu Xi views that Shu, instead of Wei, was the orthodox legacy of Han dynasty, and his praising of Liu Bei and reproaching of Cao Cao had becom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se two historical figures had always been interrelated in many various discourses.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such orthodoxy concepts affected the literati’s comments about Cao Cao. Through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text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at literati did not oppose or even recognize the Cao-Wei orthodoxy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or because they had to acknowledge “factual achievement” as historians. However, due to the rising of Confucianism once agai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thics”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on how the literati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iewed history, although it was not highlighted in most discourses on orthodoxy. In this case, poems served as a vehicle in which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could express their emotions. These poems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viewpoint on the Three Kingdom Dynasty from the literati's perspective, which was excluded from the orthodox history. In these poems, the image of Cao Cao had been villainized because of his immoral actions, including his injudicious execution of talented intellectuals and disloyalty towards the Han regime. They did not portray the heroic side of him as compared to works writte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poems written after the mid Northern Song Dynasty further portrayed him as being resented by both God and men. Therefore, Cao Cao was not positioned as a noble charact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lthough the literati affirmed that the Wei Dynasty was a legitimate bearer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se views promoted the gradual defiling of Cao Cao's image since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Poetr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odes, Three Kingdoms, orthodoxy, Cao Cao

「帝魏」與「抑曹」

——從詩歌重探北宋時期的三國史觀

謝 定 紘

一、前言

有關「帝魏寇蜀」或「揚劉抑曹」的正統爭議由來已久，同時也是「三國學」研究相當熱門的領域，對此三國正統歸屬之問題，《四庫提要》云：「《三國志》……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¹以習鑿齒為「尊蜀」的發端；錢大昕〈跋三國志〉則言：「於蜀二君，書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其名。」²從稱謂上認定「尊蜀」觀念在陳壽筆下即見端倪。綜觀二者之說，雖然「尊蜀」肇源或有歧見，但大抵始於晉代無疑；至於四庫館臣以南宋朱熹《通鑑綱目》為奠定「帝蜀寇魏」思想之關鍵的看法，則較無歧說。然而，對於「尊蜀」這個議題，早期研究者對於從兩晉到南宋近千年間的發展卻

¹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冊，頁16。

²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嘉定錢大昕全集》本），頁462。

較少論述，直至近年有如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³等以唐詩為材料之後起研究成果，提出在唐詩中同樣可見「尊蜀」思想的流露，始補充建構了「蜀漢正統論」從晉代到南宋間的發展軌跡。

綜上所述，「尊蜀」觀念可謂在唐代與南宋皆然，但溝通兩代的北宋一朝，卻非遵循「蜀漢正統論」的發展脈絡，反以「帝魏」為大宗——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等人先後撰〈正統論〉發揚此思想，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鑑》也以魏為正統；同時，在「帝魏」正統觀的籠罩下，北宋卻又流行著「抑曹」風尚，如蘇軾《東坡志林》記王彭所言：「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⁴此段引文足以作為當時民間認同蜀漢政權且厭惡曹操的佐證，甚至蘇軾本身也曾撰文貶抑曹操，如〈孔北海贊〉：「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⁵〈諸葛亮論〉：「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恥之。」⁶在〈私試策問八首〉其中一更將其與董卓並列，視為「因以亡漢」的亂臣。⁷以上文例，足以說明北宋時期不只民間有明確貶抑曹操的立場，文士階層也或多或少有此傾向。

誠然，「以曹魏為正統」並不等於「認同曹操的作為」，但若從「尊蜀」與「揚劉抑曹」的關係來看，可以發現與朱熹約略同時的中興期（1162-1200）⁸詩

³ 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⁴ 語出蘇軾：〈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見宋·蘇軾著，劉文忠評注：《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7。

⁵ 宋·蘇軾：〈孔北海贊〉，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頁601。

⁶ 宋·蘇軾：〈諸葛亮論〉，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112。

⁷ 宋·蘇軾：〈私試策問八首〉其一，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200。

⁸ 此處採用陳植鐸的「宋詩六期說」，見氏著：〈宋詩的分期及其標準〉，《文學遺產》第4期（1986年8月），頁20-29。

人言及曹操時，字裡行間往往充斥著對他的批評乃至嘲諷，如陸游（1125-1210）〈謁諸葛丞相廟〉：「漢終四百天所命，老賊方持太阿柄。」⁹ 范成大（1126-1193）〈講武城〉：「阿瞞虜武蓋劉孫，千古還將鬼蜮論。」¹⁰ 楊萬里（1127-1206）〈送劉子思往衡湘〉：「向來著論三分國，喚起阿瞞戮姦魄。」¹¹ 皆是其例。¹² 由此可知，在中興時期，正統論中「尊蜀漢為正統」與詩歌創作時「批評貶抑曹操」乃是兩股並存的力量。事實上，在現有研究成果裡，二者往往被視為相伴而生的兩面，進而認為曹操形象之變化與正統觀念之流轉高度相關，¹³ 甚至更進一步認定朱熹「尊蜀」導致了南宋「抑曹」。¹⁴

既然如此，為何在北宋「帝魏」的正統觀之下，卻沒有同時形成顯著「尊曹」的傾向？本文認為此與時人的「三國史觀」有著密切關聯，而其來源不只是正統論，詩歌上對抑曹的建構也並行不悖，二者交互作用，使得北宋的三國史觀有了自己獨特的風貌。有鑒於目前關於曹操形象演變的前行研究大多旨在為《三國演義》探源，故論及宋代時著重在宋話本或雜劇等俗文學的材料，詩歌研究相對薄弱，或僅取片面材料、或只圍繞在稱謂的使用上開展其說，¹⁵ 因

⁹ 宋·陸游：〈謁諸葛丞相廟〉，見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9冊，頁24383。為求全文註腳之一致性，本文引用宋人詩作時，若無足以影響詩意判讀的重大異文，皆逕以《全宋詩》版本為依據及出處；《全唐詩》與唐人詩作的處理模式亦同。

¹⁰ 宋·范成大：〈講武城〉，《全宋詩》，第41冊，頁25850。

¹¹ 宋·楊萬里：〈送劉子思往衡湘〉，《全宋詩》，第42冊，頁26404。

¹² 由於中興詩人之作並非本文關注焦點，故此處但以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為例，其餘同期詩人批評、貶抑曹操的作品，則不贅述。

¹³ 如張檢：「曹操時而為雄、時而為奸，一方面與其複雜性格支配下的複雜面貌相關，另一方面深刻受到正統史觀之左右。」見張檢：《曹操形象文學傳播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48。

¹⁴ 見凌雲峰：《正統觀念與曹操形象的變化》（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36。

¹⁵ 如前引張檢之文便認為「否定性稱謂的普遍」是宋元文學中曹操形象的顯著特徵，見氏著：《曹操形象文學傳播研究》，頁35。

此，本文擬接續前人唐詩研究的遺緒，以詩歌為研究材料，探討當時詩人在「帝魏」與「抑曹」兩種立場的角力之下，會將曹操形塑為何等面貌。嘗試透過詩作的分析，在正統論述之外重探當時文人觀照三國時代的視角。

至於研究材料方面，本文所選詩歌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如趙鼎臣（1068-?）〈過銅雀臺弔魏武〉¹⁶ 以及張耒（1054-1114）〈題譙東魏武帝廟〉¹⁷ 等，在這些作品裡，曹操或其相關典故事蹟是引動詩興、觸發詩思的關鍵，因而詩人直以此為題；第二類如周紫芝（1082-1155）〈飲酒三首〉其一：「曹公獨何為，屢下禁酒約。」¹⁸ 郭祥正（1035-1113）〈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願如賀監憐太白，莫作曹公嗔禰衡。」¹⁹ 在這類作品中曹操並非詩歌主題，但其作為一種文學象徵，同樣牽涉到對人物的評價或看法，故一併選之。另外，雖然本文以「北宋三國詩」為主要研究材料，但詩人的活動年代殊難以 1127 年為界截然二分，故本文同時納入了兩宋之交的詩人如周紫芝、李綱（1083-1140）、洪皓（1088-1155）、胡寅（1098-1156）等人的作品，上述詩人雖然在宋室南渡後依然活躍，甚至曾在南宋朝廷任官，但如前文所言，朱熹所處的「中興期」（1162-1200）乃學界公認「帝蜀寇魏」正統觀奠定的時代，且當時詩歌又明確已有「揚劉抑曹」之立場，故本文除了卒於公元 1127 年之前的「北宋詩人」外，同時選用了活動年代橫跨兩宋，但卒年在 1162 年以前的詩人詩作，旨在探討「尊蜀揚劉」觀念確立之前曹操形象的變化。

¹⁶ 宋·趙鼎臣：〈過銅雀臺弔魏武〉，《全宋詩》，第 22 冊，頁 14887。全詩見下文，此不贅引。

¹⁷ 宋·張耒：〈題譙東魏武帝廟〉，《全宋詩》，第 20 冊，頁 13176。全詩見下文，此處亦不贅引。

¹⁸ 宋·周紫芝：〈飲酒三首〉其一，《全宋詩》，第 26 冊，頁 17221、17222。

¹⁹ 宋·郭祥正：〈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全宋詩》，第 13 冊，頁 8797。

二、北宋「帝魏說」的轉化與道德趨向

陳壽撰《三國志》，在體例上以魏為正統的作法歷來爭議不斷，到了南宋更引起「重寫三國志」的風潮；²⁰ 但北宋時，許多文人卻對陳壽的作法頗為贊同，甚至認為他貶黜吳、蜀的行為做得不夠徹底。如蘇頌（1020-1101）〈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書〉云：

壽以魏承漢統為正，故稱「紀」；吳、蜀各據一方，故在諸侯之列而言「傳」。

愚以謂：既以魏為正統，則諸侯宜奉天子之正朔，其書當皆言《魏志》，

吳主、蜀主傳，安得言《三國志》，而於吳、蜀主傳各稱其紀年乎？²¹

可見其認為陳壽既然「以魏承漢統」，那麼書名應為《魏志》而非《三國志》，吳、蜀主傳中的紀年也應遵循曹魏的年號，不宜各行其政。根據此文，即可知蘇頌帝魏而黜吳、蜀的心理；除此之外，司馬光《資治通鑑》也是北宋文人「帝魏」的代表著作，其書紀年繫於魏，又提出魏、晉、宋、齊、梁、陳為六朝，且言曰：「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梁以至周而大宋承之。」²² 顯然可見在溫公心中，曹魏乃正統王朝遞嬗中的一員。北宋文

²⁰ 如蕭常的《續後漢書》等，意圖糾正陳壽撰史的「謬誤」，以蜀漢為正統。相關研究，可詳參王德毅：〈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東吳歷史學報》第17期（2007年6月），頁1-23。

²¹ 宋·蘇頌：〈與胡恢推官論南唐史書〉，見宋·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下冊，頁1027。

²² 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新注編纂委員會編：《資治通鑑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冊，頁2349。

士如蘇頌、司馬光以曹魏為正統者並不罕見，究其理論基礎，則可分為前期的「五德終始」與中期以後的「功業成敗」兩類。²³

（一）建國之初的國運基礎：五德終始說

「五德終始說」創闢伊始只是為了燕昭王稱「北帝」的活動服務，但彼時正逢「諸侯王們急需一種理論來為他們的篡政活動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²⁴於是此說旋即成為了政治活動的理論依據，如秦帝國便號稱以水德代周之火德；西漢劉向、劉歆據以建構為帝德譜系以後，遂成為討論朝代更迭、政權正朔的重要根據；²⁵ 降及三國時代，曹丕代漢、改元「黃初」，且當時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²⁶ 顯有以魏為土德，紹漢火德之統的用意。

此說之風行，至北宋初年猶未改，《宋史·律曆志第三》記大中祥符二年張君房（?-?）上書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為二金所勝之象也。」²⁷ 天禧四年，謝絳（994-1039）

²³ 本節於搜集北宋正統論述的原始文獻時，頗受惠於饒宗頤於其著作後附錄之原典資料輯錄，特此註明。見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81-365。

²⁴ 藏明：《五德終始說的形成與演變——從鄒衍到董仲舒、劉向》（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79。

²⁵ 關於「五德終始」與「政權轉移」間的關係，現有論著頗豐，如皮慶生云：「正統觀念在古代中國的淵源大致有二：一是從五德終始說推演出的王朝德運循環論；一是從《公羊傳》引伸出來的，包括『居正』與『大一統』兩個方面。自漢代以來，王朝在證明自身統治合法性時基本上是按照前一種理論去推斷。」見劉國忠、黃振萍主編：《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隋唐至清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92。

²⁶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第1冊，頁72。

²⁷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第3冊，頁1598。

亦有相似言論：「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²⁸ 張方平（1007-1091）〈南北正閏論〉中也有「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繼周，周以木變魏，魏以水而紹金」²⁹ 等語，可見當時士大夫仍不乏相信如此理論者。宋真宗時，編成類書《冊府元龜》，同樣遵循著從前既有的說法，曰：「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氣。」³⁰ 以「五德終始」立說。其於〈閏位部·總序〉中談論三國正統，直接採用了曹丕時「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³¹ 的論點云：

其後建安失御，三國分峙，魏文受山陽之禪，都天地之中，謂之正統，得其宜矣。劉先主僻處梁益，孫大帝遠據江吳，自竊尊名，靡有神器，誠非共工之匹，然亦異於正統，故同為閏焉。劉氏雖為孝景之後，有季漢之稱，蓋以赤伏之數已盡，黃星之兆又彰，不足據矣。³²

前半段以魏「都天地之中」與吳、蜀分據梁益、江吳的遠僻之地為對比而謂之正統，尚無讖緯之學的痕跡；但後段論及「赤伏之數已盡，黃星之兆又彰」的「赤」、「黃」二色即是典型的五德之說，³³ 又「赤伏之數」為「赤伏符」之讖，

²⁸ 同前註。

²⁹ 宋·張方平：〈南北正閏論〉，見宋·張方平：《樂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集部第1104冊，頁141。

³⁰ 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冊，頁1。

³¹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1冊，頁70。

³² 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第3冊，頁2017。

³³ 「五德」與「顏色」向來有密切關聯，可詳參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頁10-22。又相關資料則可見《後漢書·光武帝紀》：「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以及《冊府元龜》：「既而受漢禪，改元黃初。議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以乘土行，以夏數為得天，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皆將赤、黃之色與火、土之德連結。上之引文分見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第1冊，頁27；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第1冊，頁2。

《後漢書》曰：「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³⁴ 蓋謂劉秀上應天命，當繼漢統為帝；「黃星之兆」則意指曹魏的天運，同在宋代持此說法者，於《宋史》中亦有記載，〈禮志十一〉記聖考太尉府君冊曰：「黃星應運，曹丕揚魏祖之功。」³⁵ 可知這樣的觀念在北宋初年並非《冊府元龜》所獨有。從以上討論顯然可見：在這段文字中無論是「五德」或「讖緯」的色彩都相當濃厚。

除史書外，詩歌中亦有可見如此思想者，此以夏竦（985-1051）〈奉和御製讀三國志詩三首〉其一為例：

白馬當塗兆，黃家得歲興。金符威既重，玉版事堪憑。

漢火承前運，譙龍合舊徵。青雲開後葉，下武倍兢兢。³⁶

首句「當塗」一詞當為「代漢者，當塗高」的讖語，³⁷ 次句「黃家得歲興」則可見《三國志·文帝紀》：「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³⁸ 此語意近前段「魏以土德承漢之火」，將政權之輪替歸因於五德；又「金符」語出《尚書璇璣鈴》：「湯受金符，白狼銜鉤入殷朝。」³⁹ 表示上天賜予人君的福瑞。「玉版」意指《春秋玉版讖》，⁴⁰ 「譙龍」、「青雲」則可見〈文帝紀〉：「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裴《注》

³⁴ 劉宋·范曄：《後漢書》，第1冊，頁21。

³⁵ 元·脫脫：《宋史》，第4冊，頁2605。

³⁶ 宋·夏竦〈奉和御製讀三國志詩三首〉其一，《全宋詩》，第3冊，頁1773。

³⁷ 《後漢書·袁術傳》：「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見劉宋·范曄：《後漢書》，第4冊，頁2439。又《三國志·文帝紀》注云：「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見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1冊，頁64。

³⁸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1冊，頁64。

³⁹ 見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冊，頁388。

⁴⁰ 《三國志·文帝紀》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見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1冊，頁64。

引《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⁴¹ 蓋兩詞所指皆是魏文帝曹丕。因此，綜觀全詩皆與讖緯之學和五德終始相關，表示曹丕代漢符合天命的徵兆，以此為「帝魏」之說的根據。

然而，以「五德終始」為立論基礎的正統觀，雖然有其奠定朝代正統的具體功用，但畢竟與「人」的道德修養、功業事蹟等具體作為皆渾然無涉。因此相似說法雖在北宋風行一時，卻在不久後被歐陽修嚴厲貶斥：「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謬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⁴² 歐公此言，被視為「在理論上宣告了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⁴³ 而後雖然「帝魏」的基本主張不變，但理論的主要根據便不再是如此「謬妄之說」。

（二）「功業之實」導向的三國正統論

歐陽修揚棄「五德終始」之舊說後，作〈正統論〉七篇重新探討歷代正統問題。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評曰：「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為第一。」⁴⁴ 近人饒宗頤也以其〈正統論〉為「古今一大文字」。⁴⁵ 故本節以歐文為進路，探討北宋看待三國正統的眼光，在五德終始說逐漸消解以後，發生了何等變化。

⁴¹ 同前註，頁 57。

⁴² 宋·歐陽修：〈正統論上〉。見氏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 年），第 2 冊，頁 268。

⁴³ 此後雖然直到南宋，與「五德」相關的政治論述都未完全消聲匿跡，但聲勢已大不如北宋初年。說可詳參劉復生：〈宋代「火運」論略——兼論「五德轉移」政治學的終結〉，《歷史研究》第 3 期（1997 年 6 月），頁 91-105。

⁴⁴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中冊，頁 681。

⁴⁵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頁 39。

歐陽修探討正統問題時最大的創新處為「絕統」的提出，⁴⁶ 但對「絕統」的判定卻前後有別，此先據早年所作的〈正統論〉七篇為論。⁴⁷ 歐公在〈明正統論〉中敘正統之傳承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⁴⁸ 明確將曹魏視為正統政權之一；同文中又云：「魏與吳、蜀為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為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⁴⁹ 此語則與前引蘇頌的立場相似，不只明確主張「帝魏」，甚至認為吳、蜀不得與魏「並為三志」；但既已棄「五德終始」的傳統說法不用，勢必得另闢蹊徑解釋「以魏為正統」的原因，其著〈魏論〉曰：

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跡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為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跡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跡，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跡爾。故魏之取漢，

⁴⁶ 宋·歐陽修：〈明正統論〉：「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為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為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39、40。

⁴⁷ 《居士外集》原本〈正統論七首〉題下注曰：「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37。

⁴⁸ 宋·歐陽修：〈明正統論〉，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40。

⁴⁹ 同前註。

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⁵⁰

在這段文字裡，歐陽修嘗試解決「以魏為正統」時會碰到的「功德」問題：首先，即便古之聖王如商湯、武王都未能完全以德一統天下，尚有「以臣放君」的「慚德」而恐落人口實，更何況後世帝王？其次，「興以功德、亡以衰亂」自古皆然，東漢歷經了桓、靈二朝早已大壞，在此情況下，曹魏取漢就如同漢之取秦、秦之取周，毋須苛責。循此脈絡，歐公淡化了探討正統問題時「功德」的重要性，從而以「跡之逆順、功之成敗」來論斷政權之正統與否，可與其〈梁論〉相呼應：「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跡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⁵¹ 此說得到了蘇軾的支持，其撰〈正統論·辯論二〉開宗明義云：「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⁵² 且東坡非但支持，更進一步補充以曹魏為正統的理由道：「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⁵³ 可見在他心中，「強盛」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判準，且也因為「魏之強」，使得即便未曾一統天下，亦無害其正統地位。

除東坡外，司馬光雖未明言支持歐陽修的論點，且表示「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⁵⁴，但二者之說卻是暗合的，見其《資治通鑑·魏紀》：

⁵⁰ 宋·歐陽修：〈魏論〉，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45、46。

⁵¹ 宋·歐陽修：〈梁論〉，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56。

⁵² 宋·蘇軾：〈正統論·辯論二〉，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122。

⁵³ 同前註。

⁵⁴ 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新注編纂委員會編：《資治通鑑新注》，第3冊，頁2350。

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

若有以道德者為正邪，則叢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

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⁵⁵

第一段引文正可呼應歐陽修〈魏論〉之說，言三代以後王德既衰，「諸侯力爭」的情況自古皆有，並不罕見；二、三段亦與歐公「反對以道德判斷正統」的傾向相通，以「功業之實」或「敘國家之興衰」⁵⁶的「歷史家的眼光」⁵⁷論定政權的歷史地位。且司馬光在《稽古錄》中談論正統問題時，更引入了對曹操個人的評價：

漢室不綱，群雄麋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迎而相之，披荊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冀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取於漢室也。⁵⁸

這段文字同樣以「功業」為立基點，將曹操形塑成了濟困扶危的英雄，拯救蒼生於水火之中，除去了張繡、呂布、袁紹、袁術等「姦宄」之徒，最終得出了曹魏取天下於賊子之手而非漢室的結論。基於這些理由，司馬光取了「魏」之

⁵⁵ 同前註。

⁵⁶ 同前註。

⁵⁷ 語出王記錄、閻明恕：〈正統論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貴州社會科學》第1期（1996年1月），頁95。

⁵⁸ 宋·司馬光著，吉書時點校：《稽古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95。

年號以記諸國之事，也使得《資治通鑑》被劃分為「以曹魏為正統」的歷史著作。不過即便我們可以據此論斷「《通鑑》帝魏」，仍然必須注意：司馬光在以「魏」編年紀事時強調自己乃是「不得不取」⁵⁹，且曰「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⁶⁰，可見《資治通鑑》雖然「帝魏」，但和「尊魏」之間其實仍有距離。

此外，除了司馬光自己的解釋，「《通鑑》帝魏」實際上還牽涉背後的政治因素。「正統論」向來有著「為政治服務」的特性，⁶¹ 觀察北宋之開國與曹魏著實極其相似：後周顯德七年春，趙匡胤於陳橋兵變後返回京城，周恭帝迫於形勢於是禪位於宋太祖，自易其帝號曰「鄭王」。如此歷史，不免讓人聯想到漢獻帝當年使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之事。倘若以曹丕逼迫獻帝禪讓為「偽」，則迫使恭帝禪位的趙氏政權又緣何取得合法地位？故章學誠《文史通議·文德》曰：「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⁶² 蓋在此脈絡下，司馬光「帝魏」乃是為了「正宋」別無選擇的決定，未必代表溫公心中認同曹魏政權。⁶³

⁵⁹ 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新注編纂委員會編：《資治通鑑新注》，第3冊，頁2350。

⁶⁰ 同前註。

⁶¹ 如汪文學提出：「正統問題……首先是一種政治觀念，然後才是史學觀念，因為古代中國的史學是為政治服務的。」皮慶生也認為正統論「與宋王朝本身的歷史地位有密切關係」。見汪文學：〈再論中國古代政治正統論〉，《貴州文史叢刊》第6期（1998年12月），頁30-31；劉國忠、黃振萍主編：《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隋唐至清卷》，頁92。

⁶²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議新編新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6。

⁶³ 除了司馬光是否「尊魏」值得存疑外，在《資治通鑑》中其實同時或隱或顯流露著對蜀漢政權與人物惋惜或認同的情感，說可詳參田浩：〈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1分（2002年3月），頁165-198。

（三）歐陽修〈正統論〉之爭議及其晚年的修訂

雖然北宋時期「帝魏」派的聲勢頗大，但值得注意的是歐公論已作〈魏論〉之緣由時，曰「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奸而進惡」⁶⁴，可見當時亦不乏對「帝魏」論點不以為然者，其中最具代表性即是「章子」。章子名望之（1045-？），其反駁歐陽修的文章雖已散佚，但從蘇軾〈正統論〉⁶⁵ 與司馬光〈答郭純長官書〉等現存資料中所引述的段落仍可略窺其內容之一二：

得天下而無功德者，強而已矣，其得者霸統也。⁶⁶

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得而未善也，進魏非也。」⁶⁷

魏之有吳、蜀，獨吳、蜀之不能有魏；蜀雖見滅，吳最後亡，豈能合天下於一哉？⁶⁸

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⁶⁹

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⁷⁰

⁶⁴ 宋·歐陽修：〈魏論〉，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4冊，頁45。

⁶⁵ 部分章子之說不見於蘇軾原文，卻見於南宋郎曄之注文，故以下〈正統論〉之相關段落若無異文，則皆引郎氏選注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見宋·蘇軾著，宋·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

⁶⁶ 宋·郎曄注蘇軾〈正統論〉，見宋·蘇軾著，宋·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上冊，頁149。

⁶⁷ 同前註。惟郎曄本引東坡原文作「失而未善」，卻又於文下注引章子之說曰：「予以謂進秦得矣，而未善也。」蓋應作「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之版本亦作「得而未善」，今從之。孔氏之說，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121。

⁶⁸ 宋·郎曄注蘇軾〈正統論〉，見宋·蘇軾著，宋·郎曄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上冊，頁149。

⁶⁹ 同前註，頁150。

章子補歐陽公私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為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為無統。⁷¹

可見章氏的論點主要有三：其一，探討正統問題時不宜置道德不論，故政權有「正統」、「霸統」之別，君王有「聖人」、「篡君」之異；其二，將古今政權分為「正統」、「霸統」與「無統」，曹魏屬於最後者；其三，以曹魏為「無統」的原因在於其不能一統天下。雖然其說幾乎都已被東坡一一駁斥，⁷²但他提出的「功德」觀念，卻足以讓我們了解：即使北宋時頗具影響力之大儒如歐陽修、司馬光等，皆以史實、功業為判斷正統的重點，仍有文人著眼於道德之有無，⁷³且如此反面意見之聲勢甚至足以令蘇軾特地撰文反駁。

除了他人提出的反對意見外，實則歐陽修自身對曹魏的觀點也非一以貫之。如前文所述，歐公對「絕統」的判斷前後有別，早期所作的〈正統論七首〉固然持「曹魏正統論」，並引發了蘇軾與章望之的爭論；而後刪為三首卻又言曰：「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⁷⁴明確將三國時代也納入「絕統」之列，與前文所引〈魏論〉中的「則魏進而正之，不疑」顯然矛盾。由此觀之，歐陽修的「三國正統觀」並不宜單據其早年的〈正統論七首〉而以「帝魏」一言蔽之。綜觀歐陽修全集，可以發現其文中探討三國正統問題的除〈正統論〉外，猶有附於〈正統論上、下〉後的〈或問〉，以及〈魏梁解〉、〈正統辨上、下〉

⁷⁰ 同前註，頁 151。

⁷¹ 宋·司馬光：〈答郭純長官書〉。見氏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9 年），第 5 冊，頁 13。

⁷² 參蘇軾〈正統論〉三首。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 1 冊，頁 120-125。

⁷³ 除了章望之，司馬光在〈答郭純長官書〉中也記錄了對方「今以曹魏為閏」的說法，見宋·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 5 冊，頁 14。

⁷⁴ 宋·歐陽修：〈正統論下〉，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 2 冊，頁 270。

共四篇，其中〈或問〉與〈魏梁解〉被收入了《居士集》。根據周必大（1126-1204）〈歐陽文忠公集跋〉：「惟《居士集》經公決擇，篇目素定，而參校眾本，有增損其辭至百字者，有移易後章為前章者，皆已附註其下。如〈正統論〉、〈吉州學記〉、〈瀧岡阡表〉，又迥然不同，則收置外集。」⁷⁵ 可知《居士集》乃是歐公晚年親自擇定，而〈正統論〉則是其中被刪修至「迥然不同」者。故《居士集》中收錄的〈正統論上、下〉、〈或問〉、〈魏梁解〉四篇應更貼近其對曹魏的總結性論述：

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偽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為偽者，理當然也。豈獨梁哉，魏及東晉、後魏皆然也。堯、舜、桀、紂，皆君也，善惡不同而已。（〈或問〉）⁷⁶

堯、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義。自秦以後，德不足矣，故考其終始，有是有非，而參差不齊，此論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據其跡而論之，所以息爭也。（〈或問〉）⁷⁷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為偽。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

⁷⁵ 宋·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跋〉，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8冊，頁574。

⁷⁶ 宋·歐陽修：〈或問〉，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2冊，頁278。

⁷⁷ 同前註。

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余不黜魏、梁之是也。（〈魏梁解〉）⁷⁸

根據劉德清的《歐陽修紀年錄》，其〈正統論〉作於康定元年（1040年），⁷⁹而慶曆（1041-1048）前後正逢「儒學復興運動」之高潮，⁸⁰此時史學家們認為歷史不只是史料或史事的單純記載，而必須「把儒家思想做為評判是非得失的最高標準」，且使得綱常倫理重新被奉為主臬。⁸¹於此風潮下，歐陽修作為當時領導學風的大儒，⁸²卻在〈正統論〉中提倡「重功業輕道德」的思想，原本即是一相當耐人尋味的現象。對此矛盾，前人討論頗多，如劉浦江認為「北宋中期儒學復興的時代思潮，使歐陽修的正統觀念和史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進而在晚年刪定〈正統論〉時提出對五代正統的全新認識，以道德批評為準則。⁸³雖然針對此問題的前行研究大抵圍繞在歐公的五代史觀上，但實則其「三國史觀」也能以相同邏輯貫串，上引三段文字，蓋可視為其晚年編定詩文集時，調和道德與功業的自圓其說：在「道德」的準繩底下，曹魏、朱梁皆「可惡」，然而歐陽修認為堯、舜、桀、紂雖善惡有別，卻無害其「為君」的事實，忠實記

⁷⁸ 宋·歐陽修：〈魏梁解〉，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2冊，頁292。

⁷⁹ 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17。

⁸⁰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即有提到「慶曆之際，學統四起」的現象，近人劉復生亦稱：「宋真宗末、仁宗初，儒學運動逐漸興起，到仁宗慶曆前後形成高潮。」見清·全祖望著，李心莊、陳叔諒編：〈士劉諸儒學案〉，《重編宋元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59年），頁88；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頁13。

⁸¹ 關於北宋儒學與史學的關係，可詳參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頁87-124。

⁸² 時人對歐陽修頗多推崇，如蘇軾〈六一居士集敘〉：「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316。

⁸³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8。

述乃是「不沒其實」的史家本分、春秋筆法，因此二者雖然皆被歸為「絕統」，仍非偽政權。除此之外，自秦以降由於「德不足矣」，因此必須「直較其跡之逆順、功之成敗」，若再參酌其〈正統論下〉的「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⁸⁴一語即可知：雖然論史時「道德」的地位被抬高，可以此判別善惡，但在探討正統問題時，仍未能單以此為依歸。

綜上所述，從司馬光以「取天下於盜手」有意為「曹魏篡漢」之行為開脫的作法，以及章望之提出的反面意見、歐陽修晚年的自我修正等等，皆可見得「道德」在討論正統問題時，其實仍然引起了士人們的注意。要言之，北宋時期的「三國正統論」可以分為「五德終始」、「功業之實」、「功業與道德並重」三個階段，雖然在「道德」地位逐漸被抬升以後，許多北宋文人依舊基於「重實」的史家眼光或「正宋」的政治需求而帝魏，但此時曹魏已經只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或工具性的象徵符號而已，無關乎對此政權的欽慕與否。

三、詩歌中曹操「道德瑕疵」的凸顯

在前一節中，雖已可知曹魏在北宋文人心目中的歷史地位並非始終定為一尊，但除了歐陽修〈魏梁解〉云「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外，在討論正統問題時，無有直接撻伐曹魏的篇章，遑論貶抑曹操；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儒學復興」使得儒家提倡的「三綱五常之道被捧為『天理』」，⁸⁵同時造成

⁸⁴ 宋·歐陽修：〈正統論下〉，見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第2冊，頁269。

⁸⁵ 語出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頁98。

北宋詩人扭轉了以功利主義為「立身處事原則」的唐人觀點，⁸⁶ 不再以「功業」為評價人物時最重要的考量。故蘇軾〈孔北海贊并序〉即提出「以成敗論英雄」的不妥之處：「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⁸⁷ 屏除「功之成敗」的因素以後，最重要的評價標準便成了「道德」問題。同樣以東坡文為例，他在〈諸葛亮論〉中明確指出「忠信」的道德操守足以與「兵多地廣」的現實優勢抗衡：「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⁸⁸ 可見在「為政治服務」之正統論講究的「功業之實」外，時人論史時更有重「道德」的一面。詩歌受政治訴求影響的程度相對於正統論勢必較小，因此，詩人們自然更能擱置史家責任與筆法，以新的「道德」準繩抒發對個別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情感。在這樣的思潮底下，曹操「嗜殺」與「不臣」的道德瑕疵，逐漸成為了詩歌中大肆抨擊的目標。⁸⁹

（一）誅賢才的暴虐

《三國志》中對曹操誅殺賢才的記載，如〈崔琰傳〉：「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

⁸⁶ 有關唐人的「功利主義」，可詳參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年），頁360。

⁸⁷ 宋·蘇軾：〈孔北海贊并序〉，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2冊，頁601。

⁸⁸ 宋·蘇軾：〈諸葛亮論〉，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112。

⁸⁹ 後世文學作品中曹操的道德瑕疵猶有「好色」，主要反映大小喬與銅雀臺故事中，王潤農將此視為曹操在唐詩中大受批評的道德缺陷，但到了宋代，「銅雀詩」的數量卻銳減，僅存少量幾首也較屬「宮怨詩」的範疇。與此同時，取而代之的則是「銅雀瓦硯詩」的出現，且其內容已與「好色」無關。因此本文不擬將「好色」並列為曹操的第三項缺失，反而將不在唐詩中被凸顯的後兩者提出，視為北宋時期詩歌以「道德」重新審視歷史反映出的時代特徵。唐人藉「銅雀詩」批判曹操的論點，見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第四章，〈唐代詩歌對曹魏集團的負面形塑〉。

惜，至今冤之。」⁹⁰ 短短幾字便記錄了曹操所殺的四位名士；又如裴注〈荀彧傳〉引《魏氏春秋》：「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⁹¹ 史書雖未明言曹操之意，但其用心昭然若揭。⁹² 以上事蹟成了詩人們詬病的關鍵，筆下作品也經常圍繞這些枉死刀下的亡魂——尤其孔融，在北宋文人筆下評價甚高，如蘇軾〈送劉道原歸觀南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⁹³ 便將孔融與西漢時不畏權貴的直諫之臣汲黯相提並論；又如蘇過（1072-1123）〈寄題北海文舉堂〉：

巨君竊漢璽，如取鴻毛輕。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

乃知朝無人，誰憚百公卿。一夫能仗節，介然屹長城。

忠義國所託，安危與之並。吾於文舉見，坐折姦邪萌。⁹⁴

將王莽與曹操並舉，已可見二人不過一丘之貉；詩人並提出前者得以輕易篡位成功但後者不能的關鍵在於：東漢末年有如孔融一般的「國之長城」，能折奸邪於未生，使得曹操即便老死，終不能成其姦業。如此情況下，加害於他的曹操形象自然被醜化，如李廌（1059-1109）〈孔北海堂〉：

阿瞞制威福，九鼎若綴旒。……

假手陷正平，謔玩戮楊修。小慧尚必除，偉人那得留。

凜凜孔北海，胸次包九州。倘令坐廟堂，大盜當寢謀。⁹⁵

⁹⁰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1冊，頁370。

⁹¹ 同前註，頁317。

⁹² 如《通鑑考異》即以此為「隱誅」。見金沛霖等編：《通鑑史料別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第1冊，頁36。

⁹³ 宋·蘇軾：〈送劉道原歸觀南康〉，《全宋詩》，第14冊，頁9140。

⁹⁴ 宋·蘇過：〈寄題北海文舉堂〉，《全宋詩》，第23冊，頁15446。

⁹⁵ 宋·李廌：〈孔北海堂〉，《全宋詩》，第20冊，頁13639。

同樣視孔融為國家棟樑，坐於廟堂之上便能使亂臣賊子不敢為禍；並結合了借刀構陷禰衡、設計殺害楊修的典故，將曹操形容成氣量狹小、不能容人之徒。蘇軾〈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五云：「孟德黠老狐，姦言嚇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⁹⁶亦與李廌詩之用意相同，認為以孔融之大德顯著，必不見容於曹操；周紫芝〈飲酒三首〉其一則是由孔融公然撰〈與曹丞相論酒禁書〉遂引殺身之禍著眼：「魏武獨何為，屢下禁酒約。兵戈纏九州，猜忌恣暴虐。堂堂孔北海，醉語雜諧謔。斯人猶殺之，四海何由廓。」⁹⁷寫曹操猜忌暴虐，無以平定四海。除了孔融以外，荀彧亦是出身名門、聲望甚高，卻在曹操手下死於非命的典型。胡寅（1098-1156）〈和仁仲孱陵有感〉：「荀公死坐斬殊錫，文舉誅因白畿地。」⁹⁸李彭（？-？）〈謝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為韻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其六：「孔融天下士，荀彧雙南金。既為阿瞞用，復為阿瞞禽。」⁹⁹皆將二人並舉，凸顯曹操誅殺賢才的惡行。

曹操如此不能容人的一面，更成為了詩人用典時關於「知遇」的反例，如郭祥正〈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

扁舟載月入金陵，金陵尚書倒屣迎。白髮愧彼商山皓，青眼欣逢阮步兵。
開壺傾酒飲未已，卷紙連書吟不停。願如賀監憐太白，莫作曹公嗔禰衡。

100

⁹⁶ 宋·蘇軾：〈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五，《全宋詩》，第14冊，頁9189。

⁹⁷ 宋·周紫芝：〈飲酒三首〉其一，《全宋詩》，第26冊，頁17221、17222。

⁹⁸ 宋·胡寅：〈和仁仲孱陵有感〉，《全宋詩》，第33冊，頁20934。

⁹⁹ 宋·李彭：〈謝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為韻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其六，《全宋詩》，第24冊，頁15861。

¹⁰⁰ 宋·郭祥正：〈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全宋詩》，第13冊，頁8797。

此詩作於黃履（1030-1101）將離開金陵之際，郭祥正頗為感念他對自己「倒屣相迎」的賞識，遂以阮籍為青眼、賀知章憐李白為喻；並將曹操輕視禰衡作為文士相知相惜的反面。曹操殺禰衡的行為，在李綱（1083-1140）的〈五哀詩·漢處士禰衡〉中同樣受到批評：「曹瞞點如鬼，嗜殺猶虎狼。……醜哉殺士名，千古不可忘。」¹⁰¹ 蓋以「濫殺賢士」為曹操遺臭千古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操被賦予如此形象的同時，劉備與諸葛亮的「三顧」之情反而成為了北宋文人渴望「知遇」的情感寄託，如曾鞏（1019-1083）〈孔明〉：「平日將軍不三顧，尋常田裡帶經人。」¹⁰² 黃庭堅（1045-1105）〈詠史呈徐仲車〉：「諸葛見益州，釋耒答三顧。」¹⁰³ 皆是其例。張耒在其〈感遇二十五首〉其三云：「隆中賢少年，長嘯弄鋤犁。白頭左將軍，斂衽喜得時。狠石挈紫髯，老瞞受鞭笞。」¹⁰⁴ 更認為劉備與諸葛亮的君臣相得，正是他們足以抗衡孫權、曹操的籌碼。總而言之，劉備與曹操對待賢才的態度差異，成為了此類詩歌中褒貶人物的砝碼。

（二）臣不臣的野心

北宋的儒學復興本來即是「力圖重振倫理綱常之教」¹⁰⁵ 的產物，因此「君君臣臣」的觀念受到格外的重視，如此情況下，曹操「不忠於漢」的野心成為了眾矢之的。關於其「不臣」，鄭獬（1022-1072）〈赤壁〉一詩正可作為註腳：

帳前斲案決大議，赤壁火船燒戰旗。若使曹公忠漢室，周郎爭敢破王師。¹⁰⁶

¹⁰¹ 宋·李綱：〈五哀詩·漢處士禰衡〉，《全宋詩》，第27冊，頁17682。

¹⁰² 宋·曾鞏：〈孔明〉，《全宋詩》，第8冊，頁5572。

¹⁰³ 宋·黃庭堅：〈詠史呈徐仲車〉，《全宋詩》，第17冊，頁11331。

¹⁰⁴ 宋·張耒：〈感遇二十五首〉其三，《全宋詩》，第20冊，頁13323。

¹⁰⁵ 見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頁3-4。

¹⁰⁶ 宋·鄭獬：〈赤壁〉，《全宋詩》，第10冊，頁6884。

此詩可與黃庭堅〈讀曹公傳〉中的「畢竟以丕成霸業，豈能于漢作純臣」¹⁰⁷ 兩句一併討論。黃詩認為曹操終究要藉由曹丕篡位來成就其霸業，因此自始至終他都不是個漢室的純臣；鄭詩則從假設入手，認為倘若曹操能夠忠於漢室，或許就不會遭逢赤壁大敗，也正因為其「不臣」的野心，才使得周瑜得以成為破虜討賊的英雄，從反面諷刺與惋惜曹操的失節和不忠。另外，如郭祥正〈樊山〉：「曹操劫神器，欲竊禪讓名。」¹⁰⁸ 以「劫」、「竊」表達曹操欲得大權的不擇手段；趙鼎（1085-1147）〈吳帝廟〉：「阿瞞鬼之雄，掌握弄神器。」¹⁰⁹ 與前引蘇軾「鬼域之雄」的評價頗為相似，皆是以曹操為用心險惡的小人；李廌〈釣臺〉其三：「能緩阿瞞移鼎手。」¹¹⁰ 則表現了曹操處心積慮希望推動政權改易的用心。若此種種，都可以呼應前言中蘇軾〈孔北海贊〉、〈諸葛亮論〉、〈私試策問〉等作品中「特鬼蜮之雄者耳」一類的評價，視為在北宋「帝魏」的時代特徵下，意欲凸顯曹操野心的聲音。

甚至倡導「帝魏」的歐陽修本身也不乏對曹操失德的抨擊或其子典午受禪的批判，見其〈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茲引其前半首於下：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
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蜩毛。董呂催汜相繼死，紹術權備爭咆哮。
力彊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為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螭。
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

111

¹⁰⁷ 宋·黃庭堅：〈讀曹公傳〉，《全宋詩》，第17冊，頁11489。

¹⁰⁸ 宋·郭祥正：〈樊山〉，《全宋詩》，第13冊，頁8852。

¹⁰⁹ 宋·趙鼎：〈吳帝廟〉，《全宋詩》，第28冊，頁18393。

¹¹⁰ 宋·李廌：〈釣臺〉其三，《全宋詩》，第20冊，頁13637。

¹¹¹ 宋·歐陽修：〈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全宋詩》，第6冊，頁3741。

在此詩中可看出歐陽修對曹魏政權或曹操的幾個觀點：首先，以西漢文景盛世為對比，凸顯曹魏之「窮姦極酷」故不易得天下；其次，在董卓、袁紹等群雄並起的亂世之中，曹操以「力彊」而勝、以「功勞」稱霸，但此乃不較「才德」的結果；第三，以「螟蝗」、「蝮蝎」的害蟲之名比喻曹操父子，又稱曹丕篡位卻美其名曰「受禪」，更自比為上古聖王乃無恥之舉，顯然可見其心中的貶抑之情；最後，提出曹魏政權以強迫禪位為始、被迫禪位為終，終應「三馬食槽」之讖。¹¹² 歷史上，最後司馬炎迫使曹奐禪位，確與當初曹丕逼迫獻帝禪位極其相似，「得之以此失亦此」一句頗有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的意味。除此詩外，何蘧（1077-1145）〈章序臣得銅雀硯屬余作詩〉同樣運用了這個典故：

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磔裂異肩踝。

終令盜抔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槽馬。

人愚瓦何罪，淪蜚翳梧櫨。……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¹¹³

何蘧除了以「姦」、「盜」、「愚」等辭彙批評之外，「磔裂異肩踝」更可見其對曹操恨之入骨。七、八句與歐詩中的「誰知三馬食一槽」有異曲同工之妙，皆在奚落曹氏以「當塗高」之名篡漢，誰料最後也被「食槽馬」所篡。此詩相較於歐陽修，批判曹操身為漢臣卻「挾漢令天下」的用意更為濃厚，用字遣詞也更加激烈；另外，詩末提出「士患德不修」，無疑是以曹操為「不修德」的反面教材，若結合歐詩「豈較才德為功勞」一句，更顯然可知北宋文人批評曹操的著眼點何在。

¹¹²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見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第1冊，頁20。

¹¹³ 宋·何蘧：〈章序臣得銅雀硯屬余作詩〉，《全宋詩》，第24冊，頁16170。

前文已言及北宋「帝魏」的基礎始於五德終始說，雖然以天命所歸論斷正統的說法，看似與人物的形象或褒貶皆無關，但讖緯相關的典故用語，實際上卻因為曹操的「挾漢」或曹丕的「不自恥」而被宋人挪為諷刺之用。故綜上所述，可知「道德」問題雖然在正統論述中被置於「功業之實」後的次要地位，但由於「儒家思想的再重視」，卻使得「以賢為尊」和「君君臣臣」的德行在詩歌中成為了評價人物時的首要考量。

四、曹操形象的轉化：從「英雄」到「老賊」

透過前兩節的分析可知：「道德」問題其實在無論在正統論或詩歌中都已经引起了文人們的注意，惟地位輕重有別，這也導致了曹操在北宋有著「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冀除姦宄」，以及「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的兩極評價。實際上，曹操如此正反兩面形象的拉扯並非宋代始創，而是自西晉即有。裴《注》引干寶《晉紀》所載、三國時吳人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¹¹⁴「功蓋中夏」即是陳壽於《三國志·武帝紀》文末的盛讚，¹¹⁵以及前文所言歐陽修、蘇軾等人「帝魏」的基礎；「崇詐杖術」一方面直指曹操陰險狡詐形象，另一方面則可凸顯曹操服人以威不以德的特質。此言蓋可視為對曹操正反形象的總結性論述。實則兩晉以後，無論是南北朝史傳、筆記、小說或唐代詩歌，對曹操形象的爭

¹¹⁴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2冊，頁1175。

¹¹⁵ 《三國志·武帝紀》：「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見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第2冊，頁55。

論也大抵不脫這兩個層面。¹¹⁶ 本節延續前一節「詩歌道德化」的論述，以北宋有關曹操的詩作為討論對象後，發現在如此評價標準迥異於正統論述的文體中，曹操形象在正反兩面分別發生了「英雄色彩淡化」與「奸賊形象凸顯」的現象。

（一）「魏武空勞營八州」：曹操英雄色彩之淡化

綜觀中興期以前所有描寫曹操的詩作，可以發現純粹凸顯其英雄形象的詠史詩幾乎不存在，大多只在用事詩當中零星出現一兩句，如王銍（？-1144）〈題洛神賦圖詩〉云「曹公文武俱絕倫」¹¹⁷，彷彿有意歌頌曹操的功業，但其下句旋接「傳與陳王賦洛神」，而後全詩內容都圍繞著曹植開展；黃庭堅〈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詩中有「阿瞞文武如兕虎，遠孫風氣猶斑斑」¹¹⁸，蓋其意在美言曹子方，此與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將軍魏武之子孫」¹¹⁹用意頗為接近。總而言之，這類作品非但少，且其詩中主角皆非曹操。

北宋詩人對曹操的褒揚主要彰顯在因特定地景而起興的作品中，但也並非純然歌功頌德，而一併納入了「英雄遺恨」的主題，如趙鼎臣〈過銅雀臺弔魏武〉云：「慷慨勤王始，艱難創業初。英辭傳樂府，妙略布新書。逐鹿功雖在，藏舟計已疏。一朝空總帳，愛子竟何如。」¹²⁰ 即是在短短五律之中，同時涵蓋曹操的「英辭妙略」與「一朝空總帳」之憾恨的作品。將曹操的英雄霸業描寫得更加淋漓盡致者，則如前言中提到的張耒〈題譙東魏武帝廟〉：

¹¹⁶ 關於曹操形象由兩晉、南北朝、至唐代的演變前人論著已詳，如前引張檢：《曹操形象文學傳播研究》即是其例。

¹¹⁷ 宋·王銍：〈題洛神賦圖詩〉，《全宋詩》，第34冊，頁21288。

¹¹⁸ 宋·黃庭堅：〈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全宋詩》，第17冊，頁11581。

¹¹⁹ 唐·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第4冊，頁2322。

¹²⁰ 宋·趙鼎臣：〈過銅雀臺弔魏武〉，《全宋詩》，第22冊，頁14887。

草昧群龍鬥，英雄接上游。吳卑青蓋伏，蜀陋葆車留。
挾漢臨諸夏，中原半九州。人驚呂布縛，誰信本初憂。
天作西南限，時方割據秋。力終回赤壁，功止霸諸侯。
歷數知歸禹，乾坤正造周。事商完夙志，傳子豈人謀。
銅雀佳人恨，西陵拱木秋。千年故鄉廟，歌舞薦牢羞。¹²¹

此詩開篇即以曹操為英雄，又以「吳卑」、「蜀陋」襯托其佔領九州之半並接連大敗呂布、袁紹的雄姿英發；然而，赤壁一敗奠定天下三分，曹操終究只能為諸侯之霸而未能一統天下，空留銅雀、西陵之遺恨。又如洪皓（1088-1155）〈講武城〉：

長笑袁本初，妄意清君側。垂頭返官渡，奇禍憐幕客。
曹公走熙尚，氣欲陵韓白。欺孤計已成，軍容漫輝赫。
跨漳築大城，勞民屈群策。北雖破烏丸，南亦困赤壁。
八荒思并吞，二國盡勍敵。西陵寄遺恨，講武存陳跡。
雉堞逐塵飛，濁流深莫測。回首銅雀臺，鼓吹喧鼉蜃。¹²²

「講武城」為曹操當年養將練兵之地，詩人遂於此懷想其英姿，以官渡之戰定霸北方為曹操的代表事蹟，又藉由大敗袁紹後北征烏丸擊敗其子袁熙、袁尚，極言曹操此時的英雄氣概，甚至認為可比古之名將韓信、白起；但同樣的，緊接著提出「南困赤壁」的轉折，使得併吞八荒之於曹操終究只能是遐想，對蜀漢、東吳之為「勍敵」也莫可奈何，只能容忍天下三分，最終在西陵、講武留下未能一統天下的遺恨供後人憑弔，綜觀全詩架構與張耒相當接近。

¹²¹ 宋·張耒：〈題譙東魏武帝廟〉，《全宋詩》，第20冊，頁13176。

¹²² 宋·洪皓：〈講武城〉，《全宋詩》，第30冊，頁19166。

這類同時「稱頌」與「嗟嘆」的作品，與唐人「詠曹詩」可謂一脈相承：在唐代，曹操形象雖然已經有逐漸惡化的趨勢，¹²³ 但仍不乏頌揚者，如張說〈鄴都引〉：「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群雄睚眦相馳逐。」¹²⁴ 張鼎〈鄴城引〉：「君不見漢家失統三靈變，魏武爭雄六龍戰。」¹²⁵ 都將曹操作為英雄人物看待，極言其不世功業，可以視為遙承陳壽〈武帝紀〉論贊之作；且兩詩中分別有「城郭為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與「可惜望陵歌舞處，松風四面暮愁人」的句子，蓋皆不只歌頌，並提及了昔人已去、霸業無繼的感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首作品都以「鄴」為題。鄴城本為袁紹根據地，建安十二年曹操滅袁氏後修築之，十八年更定魏都於此，並於城西北隅築銅雀臺。後卒，葬於西陵，亦位處鄴城旁，故此地同時代表了曹操的「定霸」與「死亡」。二人亦皆由此起興，抒發頌揚與感慨之情。到了北宋，「地景」固然仍為發詩人思古之幽情的媒介，但這類同樣以「鄴」為題的作品內容卻反而有所轉變，如梅堯臣（1002-1060）〈鄴中行〉：「武帝初起銅雀臺，丕又建閣延七子。……而今撫卷跡已陳，唯有漳河舊流水。」¹²⁶ 蓋是以曹操、曹丕昔日的種種，如今皆成陳跡的嗟嘆之作；劉子翬（1101-1147）〈過鄴中〉云「逐鹿營營一夢驚，事隨流水去無聲。黃沙日傍荒臺落，綠樹人穿廢苑行」¹²⁷ 亦是此意，感嘆曹操爭霸中原不過一場大夢。又如賀鑄（1052-1125）〈故鄴〉，其詩曰「將行遷鼎志，遽有分香訣。落日總帷空，奠終歌舞闋」，又云「木葉下西陵，寒蟲助騷屑」、「指此一抔間，賢愚兩何

¹²³ 相關研究可參前引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凌雲峰：《正統觀念與曹操形象的變化》、張檢：《曹操形象文學傳播研究》等學位論文。

¹²⁴ 唐·張說：〈鄴都引〉，《全唐詩》，第2冊，頁939。

¹²⁵ 唐·張鼎：〈鄴城引〉，《全唐詩》，第3冊，頁2109。

¹²⁶ 宋·梅堯臣：〈鄴中行〉，《全宋詩》，第5冊，頁2842。

¹²⁷ 宋·劉子翬：〈過鄴中〉，《全宋詩》，第34冊，頁21390。

別」，雖然詩中亦有「千古配英魂」¹²⁸之句，但全詩顯然著眼於曹操逝世後一切功業皆轉眼成空，而非歌頌其生時曾有過何等輝煌之事蹟。比對以上唐宋的同類作品，可以發現唐人在感嘆之餘同樣重視歷史上曹操大破袁紹、定都於鄴的英雄事蹟；宋人則側重其死後葬於西陵，銅雀已成荒臺、人事如今俱非的惆悵。

著墨感嘆曹操霸業「而今安在哉」¹²⁹者，在北宋遠比單純或偏向在歌頌其英雄事蹟者多。除了在「鄴城」主題作品有相當顯著的表現外，梅堯臣〈送曹測崇班駐泊相州〉：「哀哉魏武帝，雄智圖九錫。俄聞望西陵，作妓向朝夕。曾何百年間，事往如霹靂。」¹³⁰〈登瓜步山二首〉其一：「瓜步山頭廟，堂因魏武興。亡歸從赤壁，事去憶西陵。」¹³¹范祖禹（1041-1098）〈長安〉：「秦王何苦求九鼎，魏武空勞營八州。當年富貴一時事，身後寂寞餘高丘。」¹³²皆意在感嘆無論生時功業何等輝煌，死後都將復歸於虛無，甚至認為曹操汲汲一世，亦不過徒勞爾。

由此可知：北宋詩人書寫曹操雖然部分直接繼承了唐代，有「歌頌軍事才能」與「哀歎霸業未成」並存的作品，但其實更大一部分進一步弱化了前半的歌功頌德、強化了後半今昔對比的感慨。誠然，「今昔盛衰之慨」乃詠史懷古詩常見的命題，但透過與唐詩的對比，可以發現與曹操相關的遺跡已經被轉化為「興古今之感」的媒介，相對的，其豐功偉業便不再是詩人們著力歌詠的事蹟。如此傾向，蓋可視為曹操在北宋詩歌中「英雄色彩的淡化」。

¹²⁸ 此詩篇幅甚長，為免繁冗，本文僅取其關鍵句論述，全詩見宋·賀鑄：〈故鄴〉，《全宋詩》，第19冊，頁12510。

¹²⁹ 語出蘇軾〈赤壁賦〉，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5。

¹³⁰ 宋·梅堯臣：〈送曹測崇班駐泊相州〉，《全宋詩》，第5冊，頁2957。

¹³¹ 宋·梅堯臣：〈登瓜步山二首〉其一，《全宋詩》，第5冊，頁3009。

¹³² 宋·范祖禹：〈長安〉，《全宋詩》，第15冊，頁10358。

(二)「猶勝俛首臣老賊」：曹操奸賊形象之凸顯

在北宋中期以後，詩歌中的曹操除了英雄事蹟大幅減少外，更大多以負面形象出現，如周紫芝〈張鼇詩〉：「曹瞞舉漢鼎，一目窺九州。凌轢欺孤兒，大蒙口舌羞。左慈有道者，何為與之遊。堂堂清獻公，盛德豈操儔。」¹³³ 認為左慈有道、清獻公盛德，皆非曹操同類；又如袁陟（？-？）〈過金陵謁吳大帝廟〉：「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祿終。」¹³⁴ 張耒〈和立之消梅〉：「想見曹瞞老狡獪，指林駐馬三軍前。」¹³⁵ 這類諷刺之作雖然唐代已有，¹³⁶ 但僅是零星出現，批判面向亦不如北宋；在北宋詩人筆下，曹操經常被形塑為荼毒天下的暴虐之君，甚至連「望梅止渴」之類的中性典故也被賦予了「狡獪」的負面意涵。在諸多批評中，周紫芝〈銅爵研〉可謂內容最為豐富的代表作品：

藁街夜腹空燃脂，可憐漢祚終陵夷。老瞞自在作家主，欺它寡婦并孤兒。
洛陽宮殿皆頽圯，更作高臺半天起。臺上吹香十里聞，臺下洗妝漳水渾。
當時歌管一消歇，回望西陵空斷魂。百年歲月空中鳥，花不長妍人易老。
臺傾人去不復存，碧瓦澄泥為誰好。那知流落向寒窗，乞與詩人賦花草。

137

¹³³ 宋·周紫芝：〈張鼇詩〉，《全宋詩》，第26冊，頁17269。

¹³⁴ 宋·袁陟：〈過金陵謁吳大帝廟〉，《全宋詩》，第8冊，頁5030。

¹³⁵ 宋·張耒：〈和立之消梅〉，《全宋詩》，第20冊，頁13122。

¹³⁶ 如徐夤〈魏〉：「奸雄事過分明見，英識空懷許子將。」（《全唐詩》，第11冊，頁8169）、元稹〈董逃行〉：「曹瞞篡亂從此始，董逃董逃人莫喜。」（《全唐詩》，第6冊，頁4606）等等，皆是其例。有關唐代詩歌中對曹操負面形象的形塑，可詳參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頁77-102。其說已備，且唐詩非本文研究重點，故於此不再贅述。

¹³⁷ 宋·周紫芝：〈銅爵研〉，《全宋詩》，第26冊，頁17174。

全詩以「銅雀硯」起興，表達在曹操死後，曾經輝煌的銅雀瓦如今也只能流落至窮酸書生的寒窗，作一方平庸的硯臺。雖然同樣以今昔對比寫功業不再、人事已非，但此詩與前文所引的鄴城詩等又有所區別：詩首四句稱曹操為老瞞，又將其與董卓相提並論，認為即便董卓伏法，但由於曹操的存在也不能改變漢祚陵夷的命運；而後言其不恤洛陽宮殿之傾頹，反而高高築起銅雀臺，又以漳水混濁反襯臺上的奢華生活，在在可見對曹操的針砭之意。綜觀全詩，詩人非但不同情曹操的霸業未成，更在行文間對其作為頗有微詞。

由於對曹操的不齒，北宋人於詩中書寫「赤壁之戰」時，也與唐人有顯著的不同。袁宏〈三國名臣贊·周瑜〉云：「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¹³⁸ 唐詩中的赤壁意象大抵遵循此觀點，以赤壁之戰為周瑜一生功業的巔峰，如李白〈赤壁歌送別〉：「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¹³⁹ 胡曾〈赤壁〉：「烈火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假揮長劍，已挫英雄百萬師。」¹⁴⁰ 皆是以稱頌周瑜為寫作主旨，但詩中對曹操也無批評之意，反倒以「龍」、「英雄」稱之；即便是「初步完成藉赤壁的歷史抒懷個人情志」¹⁴¹ 的杜牧，於其詩中亦未詆毀曹操。

但到了北宋，除了前引〈題譙東魏武帝廟〉與〈講武城〉外，提到赤壁時曹操顯然已不再是「英雄」，如劉子翬〈雲際贈施子〉：「莫輕赤壁一炬火，曹瞞氣焰隨飛灰。」¹⁴² 在一些作品裡甚至成了「老賊」，見孔平仲（1044-1111）〈紫髯將軍〉：

¹³⁸ 東晉·袁宏：〈三國名臣贊·周瑜〉，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4冊，頁2133。

¹³⁹ 唐·李白：〈赤壁歌送別〉，《全唐詩》，第3冊，頁1727。

¹⁴⁰ 唐·胡曾：〈赤壁〉，《全唐詩》，第10冊，頁7430。

¹⁴¹ 說見王文進：〈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0年4月），頁109、110。

¹⁴² 宋·劉子翬：〈雲際贈施子〉，《全宋詩》，第34冊，頁21350。

華容女子哭幽囚，吉利如虎入荊州。縛其孤雛斂貔貅，長驅水步八十萬。
欲獵于吳吳主憂，群臣勸迎同一說。拔刀斫案心膽裂，揆彼之量豈我容。
開門納狼計何拙，魯家狂兒策最長。倡而和者有周郎，區區黃蓋乃乞降。
龍幡遮火燒赤壁，東南風急天絳色。江中戰舸岸上營，烟焰飛騰半焚溺。
雷鼓大進聲滿川，輕銳迫逐皆崩奔。紫髯將軍更歡喜，曹公坐翅不得騫。
子布元表何齷齪，成敗之決在一言。君不見甘露寶鼎間，典午受禪吳猶存。
青蓋入洛雖可惜，猶勝俛首臣老賊。¹⁴³

全詩前半書寫赤壁之戰的過程，歌頌東吳君臣孫權、魯肅、周瑜等促成此戰大捷的英雄人物，終於使得曹操在烈焰飛騰中插翅難逃，並同時批評張昭等主和派臣子之齷齪。值得注意的是詩末四句，認為雖然孫權向曹丕稱臣頗為可惜，但寧願如此也遠勝當年臣服於老賊曹操，顯然可見詩人對曹操的鄙夷。當時同樣詠赤壁歷史的作品猶有程俱（1078-1144）〈北固懷古〉：「阿瞞長驅壓吳壘，飲馬長江投馬箠。英雄祇數大耳兒，彷彿芒碭赤龍子。幄中況有南陽客，布衣躬耕無甌石。」¹⁴⁴〈和仁仲孱陵有感〉：「虎熊爭先氣烈烈，魚水相契情氤氳。赤壁端如殽二陵，於操猶或稱其能。身在行間一交戰，阿瞞始信河難馮。」¹⁴⁵胡寅〈和彥達至公安〉：「未識南陽有卧龍，阿瞞先已畏南風。」¹⁴⁶張耒〈梁父吟〉：「老瞞赤壁抱馬走。」¹⁴⁷王洋（1087-1154）〈和秀實答仲嘉〉：「阿瞞氣懾周瑜陣。」¹⁴⁸在這些作品裡，歌詠的對象或為劉備、諸葛亮；或為孫權、周瑜，無論如何曹操都已經淪為烘托、陪襯的反面人物，與唐代的英雄形象可謂大相徑

¹⁴³ 宋·孔平仲：〈紫髯將軍〉，《全宋詩》，第16冊，頁10850。

¹⁴⁴ 宋·程俱：〈北固懷古〉，《全宋詩》，第25冊，頁16283。

¹⁴⁵ 宋·程俱：〈和仁仲孱陵有感〉，《全宋詩》，第33冊，頁20934。

¹⁴⁶ 宋·胡寅：〈和彥達至公安〉，《全宋詩》，第33冊，頁20983。

¹⁴⁷ 宋·張耒：〈梁父吟〉，《全宋詩》，第20冊，頁13039。

¹⁴⁸ 宋·王洋：〈和秀實答仲嘉〉，《全宋詩》，第30冊，頁19007。

庭，有時甚至成了討賊時的比擬對象，見韓駒（1080-1135）〈某已被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其一：「永安城外山危立，赤壁磯邊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¹⁴⁹ 言此地當時既能退曹，今日亦當能平定亂賊。

如此以「賊」稱曹操的作品至南渡時期猶然，如王十朋（1112-1171）〈宿夏郡口〉：「助成赤壁勝，坐使老賊竄。」¹⁵⁰ 又其〈游東坡十一絕〉其六云：「讀公赤壁詞并賦，如見周郎破賊時。」¹⁵¹ 在東坡的赤壁詞、賦裡，曹操其實尚未呈現出「賊」的形象，而是稱「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¹⁵²；然而，在這首明顯從東坡發興的作品中，卻只留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英雄周瑜，〈赤壁賦〉裡曹操「固一世之雄」的評價顯然不再。固然，南渡後的詩人面對曹操與赤壁之戰時，可能更帶有希望鞏固半壁江山、抵禦北方外患的象徵意義，如周麟之（1118-1164）作於采石之戰後的〈破虜凱歌二十四首〉其七便以曹操和苻堅的失敗來比擬南宋軍隊大破金兵的時事，¹⁵³ 其詩云：「淝河席卷苻堅陣，赤壁灰飛孟德舟。二虜猶能脫身去，汝來斷送郅支頭。」¹⁵⁴ 然而，透過「赤壁」主題詩作的討論，我們不難發現「曹操」與「老賊」的連結並非單純導因於南宋時期詩人們的精神寄託，而自有其百年間的發展軌跡。

綜上所述，本節以北宋詩作為討論核心，進而與唐代及南宋詩比較以後，發現此一時期詩人們對曹操負面形象的建構可以從兩個角度觀察：其一、北宋

¹⁴⁹ 宋·韓駒：〈某已被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其一，《全宋詩》，第25冊，頁16636。

¹⁵⁰ 宋·王十朋：〈宿夏郡口〉，《全宋詩》，第36冊，頁22809。

¹⁵¹ 宋·王十朋：〈游東坡十一絕〉其六，《全宋詩》，第36冊，頁22880。

¹⁵² 宋·蘇軾：〈赤壁賦〉，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1冊，頁5。

¹⁵³ 在此組詩題下，有詩人自序云：「紹興辛巳冬，虜大舉入寇，蹂兩淮諸郡，欲自采石濟江。王師邀擊，大破之。」見周麟之：〈破虜凱歌二十四首〉其七自序，《全宋詩》，第38冊，頁23565。

¹⁵⁴ 宋·周麟之：〈破虜凱歌二十四首〉其七，《全宋詩》，第38冊，頁23566。

中期以後的詩歌開始對曹操大力批評，延續著唐人少量「抨擊曹操」的作品並加深加廣，致力於刻畫其「老賊」形象，使得一些與道德瑕疵無關的事跡都成了批評時的著眼點；其二、北宋詩人開始轉化唐代書寫赤壁時「雙雄爭霸」的傳統，使曹操逐漸成為襯托吳、蜀英雄的存在。若以「赤壁」書寫為觀察重心，即不難發現曹操形象從唐代到南宋一落千丈，而北宋詩即在此之間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以上兩點，結合前文論及之「英雄色彩淡化」，即分別從正反兩面推動了曹操形象的醜化，使得北宋詩歌在「帝魏」的時代背景下帶有「抑曹」的傾向。

五、結語

本文以「北宋三國詩」為研究主題，嘗試在正統論述之外，以詩歌為材料，更完整的建構出當時文人觀照三國時代的眼光，並據以釐清北宋既是連接唐代與南宋的橋樑，如何上承唐代「尊蜀」之遺緒並下啟朱子以降奠定的「帝蜀擁劉」論。

作為詩歌研究的參照對象，本文首先梳理了北宋時期的正統論述，進而發現當時許多文人非但支持陳壽「帝魏寇蜀」的論點，更認為他對吳、蜀的貶黜不夠徹底。探究其理論依據，則可歸諸「五德終始」與「功業之實」兩類，司馬光更基於「功業」觀點稱頌曹操掃蕩賊虜的行為。然而，如此論點未必足以代表當時文人的「三國史觀」，其原因為「正統論」自始至終都是為政治服務的，由於北宋建國與曹魏過於相似，使得史家如司馬光必須要以曹魏為正統，否則將自陷於「置君父於何地」的困境。是以無論是對曹魏或對曹操的美言，都可能是蒙上政治色彩的工具性論述；除此之外，從司馬光「非尊此而卑彼」的但書、歐陽修晚年修訂正統論、章望之提出「反對帝魏」的意見等等，皆足以見

得在北宋時期曹魏的地位並非定於一尊。隨著儒學思想的復興、道德標準的重視，使得即便在正統論述的脈絡下，「道德」有時亦已吸引了不少論者的目光。

即使是講究「記實」的史家，在討論正統議題時都已或多或少受到了道德的左右，較不必拘泥於「功業成敗」或「政治訴求」等問題的詩歌作品，自然得以更自由地抒發對歷史人物的褒貶，受「儒學復興」之影響也更為顯著。由於當時「儒家思想的再重視」和「不以成敗論英雄」的價值觀，造成唐人崇尚的「功業成就」在宋人眼中不再是品評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標竿，遂使得曹操「濫殺賢才」與「不忠漢室」的道德缺陷被凸顯了出來，遭受大量諷刺與抨擊。在此「道德批評」的思潮下，觀察北宋的三國詩，可以發現曹操形象發生了顯著的「英雄色彩淡化」之現象：北宋詩人描寫曹操，頗多針對其霸業未成，感嘆當時功業「而今安在哉」，遂有今昔對比的惆悵。如此「今昔盛衰之慨」本是詠史詩的常見命題，因此自唐代即有，但大部份北宋詩人相較於唐人對曹操生前功業的描寫較少，甚至直接略而不提，使得曹操事蹟或相關遺跡轉化為「觸發詩思」的媒介，曹操本人則已不再是備受歌詠的英雄；到了中期以後，詩人們更不止於此，絕大多數作者將曹操視為「奸賊」，遂對其大加撻伐，在這些作品裡曹操甚至成為了與董卓同類的存在，是人神共憤的對象。基於如此轉變，北宋詩人們以「赤壁」歷史入詩時也扭轉了唐代傳統，使得曹操成為了陪襯吳、蜀英雄的反面人物。由此觀之，北宋雖然「帝魏」，卻不「尊曹」，蓋可視為由唐代到南宋這段時期中，曹操形象逐漸醜化的「發展加強期」。

綜上所述，本文透過對「北宋詩中的曹操」進行普查式分析，得出的結論主要有二：首先，在正統論辯中，文人們或拘於史家本份、或囿於政治訴求，使得他們即便對曹操或曹魏頗有微詞也不能以之為僭越，至多只能表明並非「以有道德者為正」。但透過這樣的委婉迴避以及當時的反對聲浪，也可見得「道德」在北宋文人心目中已經是看待歷史時相當重要的標準；其次，在詩歌因為受到

的外在束縛相對較少，詩人們得以更自由地抒發自己心中看待曹操與曹魏政權的想法，並由於儒學復興提高了「重賢」、「忠君」等德行的重要性，使得北宋中期以後的三國詩明顯地強化道德批評、淡化功業價值，造成了曹操詩歌形象前所未有的醜化。如此傾向，補充說明了人們在正統論述中不便公諸於世的意見，也足以使我們更全面地認識當時文人觀照三國時代的眼光。

附錄一：北宋言及曹操之詩¹⁵⁵

對曹操 的稱謂	作者	作者生卒年	詩名與提及曹操的詩句 ¹⁵⁶
曹操（2首）	郭祥正	1035-1113	§ 樊山（曹操劫神器，欲竊禪讓名。）
	蘇軾	1037-1101	§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
孟德（5首）	陳搏	? -989	對御歌（說甚孟德，休言劉備。）
	邵雍	1011-1077	觀棋大吟（孟德提先手，仲謀藉世資。）
	蘇軾	1037-1101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
			§ 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五（孟德黠老狐，姦言嚇鴻豫。）
	蘇過	1072-1123	§ 寄題北海文舉堂（孟德老且死，不見姦業成。）
魏武（14首）	梅堯臣	1002-1060	§ 登瓜步山二首其一（瓜步山頭廟，堂

¹⁵⁵ 以北京大學「《全宋詩》分析系統（<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song/>）」檢索。

¹⁵⁶ 本表將所有提到曹操的作品都列入，但其中部分作品僅單純描述史事（如范純仁〈次韵景仁寄君實決樂議之作〉），或詩中並無流露對曹操的褒貶（如鄭解〈讀蜀志〉），因此並未作為文中引用的例證，表中標示§符號者，為見於正文的詩作。此外，表中未附詩句者，表示此詩只在詩題中直接提到曹操（如黃庭堅〈讀曹公傳〉）。

		因魏武興。)
		重過瓜步山(魏武敗忘歸，孤軍處山頂。)
		§ 送曹測崇班駐泊相州(哀哉魏武帝，雄智圖九錫。)
文同	1018-1079	送張宗益工部知相州(詩章好奏周文廟，字法宜磨魏武碑。)
范純仁	1027-1101	次韵景仁寄君實決樂議之作(焚舟却魏武，火牛快田單。)
郭祥正	1035-1113	魏武廟(濡須山頭祠魏武，炫轉紅裝按神鼓。)
		濡須山頭亭子(茅茨數椽屋，噫哉魏武廟。)
		合肥何公檜部使者楊公潛古命予賦之(相傳魏武帝，解甲休鐵驄。)
范祖禹	1041-1098	§ 長安(秦王何苦求九鼎，魏武空勞營八州。)
賀鑄	1052-1125	§ 故鄴(魏武昔恢圖，北平譚尚孽。)
晁補之	1053-1110	送北京學生曹慈明秀才之京師(魏武子孫今寂莫，唐來只有畫將軍。)
張耒	1054-1114	§ 題譙東魏武帝廟

曹公（17首）	趙鼎臣	1068-？	§ 過銅雀臺弔魏武
	張俞	？-？	楚中作（吳生來赤壁，魏武定荊州。）
	梅堯臣	1002-1060	雜詩絕句十七首其一一（如觀曹公營，萬弩射船側。）
			和楊子聰會董尉家（吾愛曹公詩，古來不敢非。）
	李觀	1009-1059	忠武侯（何如新野羈栖後，正值曹公挾帝時。）
	邵雍	1011-1077	和夔峽張憲白帝城懷古（不憤曹公跨許昌，苟非梁益莫爭王。）
	文同	1018-1079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曹公三大堰，一夜滿民田。）
	鄭獬	1022-1072	讀蜀志（曹公屈指當時輩，天下英雄數使君。）
			咏史（漢地龍蛇始邁迹，曹公崛起定經綸。）
			戲酬正夫（曹公東壁不羞走，周郎未得相凌欺。）
			§ 赤壁（若使曹公忠漢室，周郎爭敢破王師。）

	郭祥正	1035-1113	§ 留別金陵府尹黃安中尚書（願如賀監憐太白，莫作曹公嗔禰衡。） 鸚鵡洲行（死無所益令人羞，黃祖曹公均一丘。） 留題呂學士無爲軍謫居廊軒（曹公窺吳敦水戰，虎貔蹙踏鯨鼉轉。）
	蘇轍	1039-1112	土牛（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黃庭堅	1045-1105	§ 讀曹公傳
	楊傑	? - ?	釣磯懷古十章左慈（曹公不悟神仙術，徒整金鉤把釣竿。）
	袁默	? - ?	釣魚臺（曹公黃相俱塵埃，至今猶有釣魚臺。）
	孔平仲	1044-1111	§ 紫髯將軍（紫髯將軍更歡喜，曹公坐翅不得騫。）
阿瞞（9首）	宋白	936-1012	宮詞其九六（月中閒說驪山事，笑向將軍道阿瞞。）
	蘇軾	1037-1101	趙既見和復次韵答之（豈知後世有阿瞞，北海樽前捉私釀。）
	陸佃	1042-1102	和毅夫病目三首其一（使君詩思謾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

	黃庭堅	1045-1105	§ 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 (阿瞞文武如兕虎，遠孫風氣猶斑斑。)
	秦觀	1049-1110	次韵邢敦夫秋懷十首其五(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算。)
	周邦彥	1056-1121	開元夜遊圖(咸原瑞氣映壺關，城南書生知阿瞞。)
	李廌	1059-1109	§ 釣臺其三(能緩阿瞞移鼎手，長鋌此日愧漁竿。)
			§ 孔北海堂(阿瞞制威福，九鼎若綴旒。)
	晁冲之	? - ?	古樂府(阿瞞急示乘輿物，鮮卑仍棄珊瑚鞭。)
老瞞(5首)	蘇軾	1037-1101	甘露寺(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
	李之儀	1038-1117	次韵胡希聖登毗陵東山亭(寧人負我無負人，咄咄老瞞徒四目。)
	張耒	1054-1114	§ 感遇二十五首其三(狠石挈紫髯，老瞞受鞭笞。)
			§ 梁父吟(老瞞赤壁抱馬走，紫髯江左空回首。)
	李新	1062- ?	送高執中赴文州槐林(老瞞畏口實，假手待黃祖。)

曹瞞（8首）	蘇軾	1037-1101	答范淳甫（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蘇轍	1039-1112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商辛不出抱寶死，曹瞞逸去焦其肱。）
	黃庭堅	1045-1105	又借答送蟹韵并戲小何（恐似曹瞞說雞肋，不比東阿舉肉山。）
	賀鑄	1052-1125	歷陽十詠濡須塢（孫郎昔鷹揚，曹瞞方虎視。）
	張耒	1054-1114	§ 和立之消梅（想見曹瞞老狡獪，指林駐馬三軍前。）
	袁陟	? - ?	§ 過金陵謁吳大帝廟（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祿終。）
	孔平仲	1044-1111	于將軍（曹瞞相知三十年，臨危不及龐明賢。）

附錄二：兩宋之間詩人言及曹操之詩¹⁵⁷

對曹操 的稱謂	作者	作者生卒年	詩名與提及曹操的詩句
曹操（1首）	張九成	1092-1159	論語絕句其八六（揚雄苦作艱深語，曹操空嗟幼婦詞。）
孟德	無		
魏武（2首）	汪藻	1079-1154	贈丹青僧了本（虎頭不復傳金粟，魏武之孫聊可續。）
	周紫芝	1082-1155	§ 飲酒三首其一（魏武獨何爲，屢下禁酒約。）
曹公（7首）	李正民	1073-1151	東海生欲以酒見遺而郡禁方嚴僕每飲又少作詩謝之（幸逢朱博盃盤少，況值曹公禁令嚴。）
	周紫芝	1082-1155	歸自須江泊舟于湖舟中書事（江控曹公塢，山連冶父坡。）
	李綱	1083-1140	聞山東盜所謂丁一箭者擁數萬衆臨江破黃州官吏皆保武昌江湖間騷然未知備禦之策感而賦詩（光武制銅馬，曹公用黃

¹⁵⁷ 出處與說明同前表。

			巾。)
	洪皓	1088-1155	§ 講武城(曹公走熙尚,氣欲陵韓白。)
	胡寅	1098-1156	和唐壽隆上元五首其三(秀如王子登門竹,味勝曹公止渴梅。)
			題關雲長廟(一受先主知,不爲曹公屈。)
	王銍	? -1144	§ 題洛神賦圖詩(曹公文武俱絕倫,傳與陳王賦洛神。)
阿瞞(15首)	米友仁	1069-1151	題襖帖詩(摸金不必曹阿瞞,溫韜家有昭陵器。)
	王安中	1076-1134	送曹文叔(翩翩阿瞞孫,乃出諸椽列。)
	何籩	1077-1145	§ 章序臣得銅雀硯屬余作詩(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
	程俱	1078-1144	石牛洞(阿瞞安知眇道士,丹井至今存故處。)
			§ 北固懷古(阿瞞長驅壓吳壘,飲馬長江投馬箠。)
	韓駒	1080-1135	§ 某已被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其一(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
	朱敦儒	1081-1159	絕句二首其一(誰倚黃旗喚阿瞞,令君

			終作可憐人。)
	周紫芝	1082-1155	須江暮春雜題三首其二（楚子名今推伍伯，阿瞞功獨蓋三分。）
			金銅歌（銅雀臺高阿瞞死，八方才人聞如蟻。）
	趙鼎	1085-1147	§ 吳帝廟（阿瞞鬼之雄，掌握弄神器。）
	王洋	1087-1154	§ 和秀實答仲嘉（阿瞞氣懾周瑜陣，樊素心貪白傳詩。）
	陳與義	1090-1138	夜賦（阿瞞狼狽地，山澤空崢嶸。）
	胡寅	1098-1156	§ 和彥達至公安（未識南陽有卧龍，阿瞞先已畏南風。）
			§ 和仁仲孱陵有感（身在行間一交戰，阿瞞始信河難馮。）
	李彭	? - ?	§ 謝靈運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爲韻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其六（既爲阿瞞用，復爲阿瞞禽。）
老瞞（1首）	周紫芝	1082-1155	§ 銅爵研（老瞞自在作家主，欺它寡婦并孤兒。）
曹瞞（9首）	釋德洪	1071-1128	大圓庵主以九祖畫像遺作此謝之（細看忽憶孔北海，曾讀曹瞞禁酒詞。）

			次韻讀韓柳文（曹瞞破張綉。）
	汪藻	1079-1154	詠古四首其一（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周紫芝	1082-1155	繡溪秋晚二首其一（須江無父老，舊事說曹瞞。）
			§ 張鼉詩（曹瞞舉漢鼎，一目窺九州。）
	李綱	1083-1140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唐嗣曹王臯遺制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三層挾以車輪鼓鼙而前駛於陣馬募水軍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湘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絕句以誌之其四（曹瞞百萬瞰江濱，誰遣孫郎會解紛。）
			§ 五哀詩漢處士禰衡（曹瞞點如鬼，嗜殺猶虎狼。）
	呂本中	1084-1145	龐公（應念橋公無特操，晚將情話向曹瞞。）
	劉子翬	1101-1147	§ 雲際贈施子（莫輕赤壁一炬火，曹瞞氣焰隨飛灰。）

徵 引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晉·陳壽著，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宋·歐陽修著，李之亮箋注：《歐陽修集編年箋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年。
- 宋·張方平：《樂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司馬光著，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
- 宋·司馬光著，吉書時點校：《稽古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新注編纂委員會編：《資治通鑑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 宋·蘇頌，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宋·蘇軾著，宋·郎晔選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蘇軾著，劉文忠評注：《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全祖望著，李心莊、陳叔諒編：《重編宋元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59年。
-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嘉定錢大昕全集》本。
-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議新編新注》，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金沛霖等編：《通鑑史料別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
- 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7年。
- 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劉浦江：《正統與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劉國忠、黃振萍主編：《中國思想史參考資料集·隋唐至清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劉復生：《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二）單篇論文

- 王文進：〈論赤壁意象的形成與流轉——「國事」、「史事」、「心事」、「故事」的四重奏〉，《成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0年4月，頁83-124。
- DOI:10.29907/JRTR.201004.0003

王德毅：〈蕭常《續後漢書》及其影響〉，《東吳歷史學報》第 17 期，2007 年 6 月，頁 1-23。DOI:10.29457/SJH.200706.0001

田浩：〈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1 分，2002 年 3 月，頁 165-198。

DOI:10.6355/BIHPAS.200203.0199

汪文學：〈再論中國古代政治正統論〉，《貴州文史叢刊》第 6 期，1998 年 12 月，頁 30-31。

陳植鏗：〈宋詩的分期及其標準〉，《文學遺產》第 4 期，1986 年 8 月，頁 20-29。

劉復生：〈宋代「火運」論略——兼論「五德轉移」政治學的終結〉，《歷史研究》第 3 期，1997 年 6 月，頁 91-105。

（三）學位論文

王潤農：《唐代詩歌中的三國圖像》，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凌雲峰：《正統觀念與曹操形象的變化》，武漢：華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

張檢：《曹操形象文學傳播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

藏明：《五德終始說的形成與演變——從鄒衍到董仲舒、劉向》，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

（四）資料庫

《全宋詩》分析系統，北京：北京大學數據分析研究中心、欣諾格科技有限公司，2011 年。網址：<http://www.chinabooktrading.com/song/>

